

# 三邊互動

## 三邊互動

### 三邊互動

爭有十分深刻的文化意義，它關係到如何對傳統進行理解和詮釋，以及一種古聖傳統的時代生命力。我想從這一意義而言，它已超出了新儒家這個課題本身。當然，其間會有一些別的因素夾雜，如「學派」或其他甚麼。

一 讀者 波士頓  
92.1.14

從讀者朋友來信看，第8期胡適一組文章和何炳棣、杜維明有關「克己復禮」的詮釋之爭論，引起不少關注。有的信件，寥寥數百字，已清楚闡明某種觀點(如韋政通)或某種角度(如曾言)，頗具啟發性。

#### 〈胡適批判的反思〉一文，引起很多回憶

抽讀了第八期有關胡適的幾篇文章，極有意思。其中特別是〈胡適批判的反思〉一文，引起我很多回憶，因為過去幾十年我曾經歷了這些驚濤駭浪的日子，遺憾的是此文沒有利用(或沒有可能利用)高層內部研究部署的材料，所述所評，未能入木三分；但儘管如此，文章還是充實的，至少利用了公開發表的大部分材料。四十年國內文化思想發展、批評、鬥爭史，正如七十年蘇聯這方面的歷史，真是大有意義，不過也很難着筆，歷史總是曲折前進的，有時評論或評述還要後人來做，因為後人也許看得更清楚些。

一 讀者 北京  
92.1.22

#### 「當今之時豈敢譏郭崇胡」？

近見胡適翻案文章，回憶十年前一件小故事，或可作貴刊填空之用？

郭沫若大罵胡適，人所共知；但郭批胡的英文，人所罕知。1981年秋我在中國，偶見郭著《學生時代》，頁140有下文：

但我們大博士的翻譯，更錯得一塌糊塗，連“while”這個極普遍的英文，都譯成「雖然」去了。

當時*China Daily*編輯關在漢(已故)向我徵稿，時在蘇州小住有閒，作一短函投去。其中說些儒林稗史，包括上引郭批胡語，此函登出，由編輯加題為“Cocksure in Ignorance”，但勾銷郭胡一案。去信詰問，覆信大意是「當今之時豈敢譏郭崇胡」云云，屈指一算，又過了十年，不知當今之時，又作何論？

一 鍾開萊 美國史丹福大學  
92.2.18

#### 治學方法之爭，有深刻的文化意義

第八期上何與杜的文章已讀。其實這樣的「治學方法」之

#### 「克己復禮」的史學詮釋與哲學詮釋可以並存

對「克己復禮」的詮釋，問題在當孔子回答顏淵，可不可以把「古志」所言賦予新義呢？就哲學的詮釋而言，是不排斥這種可能的。理由是《論語》中言禮，在許多地方確與修身攸關。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曾言《論語》提到禮的約有四十餘章，主要是就敬、讓、約、節、儉、和、質、文等觀念為說。當代陳大齊先生，對《論語》分析最精細，他在〈孔子的禮論〉一文中，認為禮有三種作用：(1)是指導作用；(2)是節制作用；(3)是貫串作用。後二者乃「指導作用所必然衍生」(見《孔子學說論集》頁64-67)。陳氏是據《論語》歸納，屬於哲學性的詮釋。我覺得史學詮釋與哲學詮釋是不同層次、不同性質的工作，兩種詮釋可以並存而不必相非。

孔子一生的願望，是恢復西周禮制，問題是此如何可能？仁學是對應着這樣的問題而發展出來的，「人而不仁如禮何」。孔子是要以修養意義的仁，作為禮在人心中的根據，這樣，當禮制僵化或崩壞時，便可由仁心賦予新生的動力予以救治。如果這個解釋可以成

立，那末「克己」是修身，克己的目的是為了「復禮」（恢復西周禮制），二者皆不可缺，方為「真詮」。從這次爭辯，我覺得不同學科、不同訓練的學者要對話，很不容易。

—韋政通 台北

92.2.13

## 從解構角度看何杜之爭

何杜二先生關於仁、禮之爭，若以下列解構思維來觀察，則可能呈現一種新的形勢。

（一）解構思維認為知識的總體（totality）是不可盡知的。因此歷史觀不過是人們對部分史實的解釋。史觀不應有結論，開放的史觀容納多元的闡釋，正宗與否不應成為評價的準則。

（二）解構思維不追究源頭（origin），反對形而上對最初being的探尋。因此關於孔子的仁、禮最原始的意義之爭是無謂的。首先孔子自己也不能明確當思維尚未出現在他的意識中以前，當它仍只是無形的踪迹（trace），在他的無意識中活動時，是甚麼狀態，一旦出現在意識中，它已失去部分的原始成分，等到形成文字，則更加扭曲失真。故此，讀者爭論何者更符合孔子的初意自然是莫須有的。何況一篇著作的解讀總受其讀者處境的文化滲透，沒有脫離文本間（intertextuality）的干擾的純粹闡釋。故何杜二先生關於孔子仁禮的解釋不必成為兩極對立（binary opposition），而應是互補的（supplementary）。解構思維承認歧異的普遍性，對立卻是形而上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的結果。

（三）「克己」究竟是約束還是修養，也並無定論。它可以在不同人中起着不同的作用。例如開明統治者用克制私慾求仁政的美譽；虛偽的統治者用克己復禮作為壓制百姓的漂亮理論；安分守己的百姓視之為忠君的品德；理想型的學者視之為實現烏托邦式的（不同於法治的）個人與集體和諧的道德途徑；對於個人尊嚴意識已經萌動的人，它是在避開法律，束縛個人的獨立人格。

「禮」字也沒有永久不變的內涵。復禮是維護現存的秩序。「禮」實是秩序的代號，上自周禮祭祀之禮、三綱五常下至現代的社會秩序都可代入其「義」。文革期間曾大反「克己復禮」，當時的「禮」指的是即時發動群眾去打倒的當權派。可見「禮」內涵之龐雜、富彈性；何時主張「復禮」，何時反對「復禮」更是複雜的政治活動。

從解構角度看，何、杜二先生如跳出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，其切磋探討，必將更有利於繁榮學術。

—曾言 北京

92.1.22

## 老先生的回憶文章，可以啓迪後學

十分喜歡王元化先生回憶熊十力的文章。近來我愈來愈喜歡讀老一輩回憶性或紀念性的文字。他們結合自己的人生經驗，往往很見真性情，且有一種大氣象。《二十一世紀》是知識分子的刊物，以後是否可以專闢一個欄目，刊登回憶、評論現當代學人的文章。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專欄，許多老先生會更樂意寫稿，畢竟要他們展望身後的二十一世紀太陌生一些，而在往事與故人中尋覓

真諦更適合老人的心境，同時也能啟迪我們這些學界後生。

—讀者 上海

92.1.20

##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……

第九期〈從計算到思維？——談並行電腦的發展與前景〉有多處錯誤，謹此更正如下：

（1）頁54解釋方塊中從第二行起的一句應為，「每一字節有8個單元（bits：每單元代表二進數的一位，即是0或1），更大的單位「字」（word）則包含多個字節。」KB（Kilobyte）指 $2^{10} = 1024$ 字節，MB（Megabyte）指 $2^{20} = 1,048,576$ 字節。

（2）頁59末行N. Chris為N. Christ之誤。

（3）頁59圖七左上角所示為螢光幕及鍵盤，左下角才是作為「控制單位」的IBM AT 386，個人計算機Transputer陣列則放在其中；該圖說明應相應改正。

（4）頁60首行「晶格場論」為「點格場論」之誤。

（5）頁60圖八圖中左方本共有四個正方形積集電路，但最左一個在圖片處理過程中被截去。

（6）頁61表下第二行「估計錯誤」應改為「程序或系統聯結方式所產生的限制」。

由於時間關係，原作者未有機會看到校樣，本刊並向讀者及作者致歉。

第九期〈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〉遺漏了譯者林雅和校訂者羅奇的名字；〈文化傳播中的形變〉一文，遺漏了譯者凡夫的名字，謹此致歉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室